

關

學

編

關學編序

關學有編創自前代馬少墟先生其編雖首冠
孔門四子實始宗之稽渠終明之秦關皆關中
產也自秦關迄今且百年矣史易中贊皇記
缺然後之徵攷文獻者將無所取譚永新竊有
懼焉間乃忘其固陋取自少墟至今搜羅聞見
而編之既復自念編關學者編關中道統之
麻絡也橫渠特宗關學之始耳前此如楊伯起
之慎獨不欺又前此如秦伯仲雍之至德文武

周公之緝熙敬止纘緒成德正道統昌明之會
為關學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畫開天固宇宙
道學之淵源而吾關學之鼻祖也譬諸水泰伯
文武周公乃黃河之九曲而伏羲則河源之星
宿橫渠以浚諸儒乃龍門華陰砥柱之浩瀚汪
洋涇渭豐滂諸水之奔赴也記曰三王之祭川
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君
子之論學觀於水可以有志於本矣於是復援
經據傳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孔

門四子之前並編伯起楊子於四子之後合諸
少墟原編以年代為編次焉蓋愚見以為必如
是而後闕學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耳編既竟
竊念斯道雖無古今聖凡貴賤之殊但以伏羲
文周六聖人與宋元以後諸儒同彙而共編亦
覺無大小淺深之差別於是據吾夫子聖人君
子善人有恆之分於伏羲六聖則標目曰聖人
若曰是即吾夫子所欲見之聖人也孔門四子
則曰賢自漢以後則捃目之曰儒若曰是固吾

夫子所謂君子善人有恆而不甘流俗者也顧
周元公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又以
明善人有恆之士苟能希聖希賢自可至於聖
至於賢而無能我靳也然則千百世下凡生吾
闕中者讀義文武周之書誦漢宋以來諸儒先
之傳溯流窮源可無復望洋之嘆因是孜孜疊
疊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見聖人之本懷是則後
死者之責而先聖賢之所亟待也夫

豐川後學王心敬爾緝盥手題

關學編原序 三篇

一

理學一脈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尼於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於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於秦。佛於東漢。宋梁陳唐。老莊於晉。經既闕訛。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絕學。而關中

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
真翼道統爲已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
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爲俊彥。潛心
理學。代有其人。迫我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
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卽志聖道。
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閒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
異端。爲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於橫渠。訖於秦關。計
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
不詭於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冊兼收。詎不宜也。
其書以關學名。爲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

勤矣。余不肖。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晦庵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次爲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爲人。人具足之理。學爲人人宜講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溯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歷戊申八月廿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於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爲理學者也。其爲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於宋得九人。於金得一人。於元得八人。於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爲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爲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爲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于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於斯。久之悟而反正。以

爲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出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爲仁。四先生且然。況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

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鵲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爲所晦蝕。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郿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揚扆之哉。仲好之爲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凡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於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爲

正。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義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侈說其鄉人。以爲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三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上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

藍田武功三永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撐持。填吹篪和濟濟離離。橫渠遺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哉。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叛起。厥力尤難。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由文字。超悟於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於康僖。上承庭訓。下啓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歛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於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

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遍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爲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愆。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頻仰古今必折衷於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由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於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誦詩讀書。

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涸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暮遇矣。不然而徒品騭前哲。庸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歷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於靜觀堂。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爲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

西北有坤靈淑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
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
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
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
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渠先生而至今
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
隱微而獨載理學諸先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
崇卑而學洙泗祖羲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
謂弘且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
則埋沒而無聞後死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無不樂

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卽心卽學。卽學卽義。文周孔未見有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卽以論天下之學。論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歷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於澶淵之閤然亭

關學編

凡例

一原編始橫渠張子。而是編則備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前。或問於余曰。少墟之不備錄前六聖也。意或以伏羲帝文武王周公相。且皆聖人也。不可與後儒同類而編歟。而子備錄之。豈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通鑑不敢以已編直接春秋之旨乎。余曰。不然。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所以辨宗也。通鑑不敢接春秋。所以尊聖也。編關學則溯宗原聖矣。辨宗尊聖。則

惟恐不嚴。溯宗原聖。正惟恐其不備。胡可比也。且此道此學而有貴賤聖凡之殊歟。不觀吾夫子。東魯布衣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正不嫌自蹈僭踰耶。六聖人自吾關中道德學術之斗極。編關學者。自宜前錄以昭吾道之正統大宗。而在所不疑爾。

是編以伏羲開先。或疑爲世代緬遠。緒論寥略。今所傳者。僅卦畫與易繫贊述數言耳。關學首編伏羲。豈吾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旨乎。余則以爲刪書欲以垂千百世君臨之道法。而唐虞以前。則風

氣尚樸畧未備。史傳亦荒唐多誣也。至唐虞而中
天文明。故序書不始伏羲而斷自唐虞耳。若夫溯
道脉之自始。始於伏羲六十四卦之創畫。溯學脉
之從肇。肇於伏羲仰觀俯察遠徵近取之開宗。則
謂今日六經之昭垂。皆伏羲畫卦之推衍。盡宇宙
一切史傳文字之闡明。皆伏羲畫卦之敷暢。伏羲
直生至於今。而至今無一人一事一時。不神接伏
羲於耳目心思之間可矣。而顧可以世代遼遠緒
論寥略論歟。獨不觀吾夫子繫易。必詳溯伏羲畫
卦之精神命脉耶。則今日上溯關學之統者。必上

溯諸文武周公。又必上溯諸伏羲而後源流分明。本末條貫耳。

一是編備錄泰伯仲雍。或疑經史不著其學術。竊恐蹈附會之嫌。余則謂吾夫子推尊泰伯爲至德而贊美之不置。仲雍與泰伯同逃讓弟。卽其德之至可知。德旣至矣。其致力之心精密詣當。不知何如。而必責如後世之語錄喋喋耶。故謹序於伏羲之後。文武周公之前。而不敢遺畧。蓋愚意周之至德。後有文王。前則先有泰伯伯仲。而厥後更有武王。周公二聖。繼此家學之精微而益暢益密。以此見

古今家學之盛莫盛於有周。卽以見吾關中此學之明之盛莫明莫盛於有周而豈徒侈關中聖德之衆增簡編之色而已哉。

一是編於漢獨錄四知楊子。或者疑其不無以氣節作理學之嫌。余則謂氣節本自中誠。安在非卽理學。况如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之旨。凜乎慎獨無自欺之心傳。而一切立朝行已則卓卓乎剛毅近仁之旨歟。且關西夫子之推。當時無異辭。後世有同稱。宋元諸儒幾此者幾人乎。而可廢耶。

一伏羲世史中亦尚有紀述。而是編獨取吾夫子繫

辭仰觀俯察數語。文武周公則國語國策及諸子百家中傳述極多。而獨取聖經所述孔孟論斷所及其他皆在所畧者。蓋原道明學。取於可據可信。無取乎影響附會反誣聖真也。

一原編諸傳後俱無論斷。卽間有數語亦俱序於傳內。茲編於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四知楊子一賢則俱倣理學宗傳例。傳後臚列論贊不一而足者。凡以六聖一賢乃關學之堂奧門徑俱原編之未備。兼前儒之論亦多於其精蘊闡之未盡。故特加論斷以明六聖一賢之淵詣。爲吾關學揭

統明宗耳。若其續自少墟先生以下。則但致詳於
淑遠周公。與馮門傳記無考之故。從元洲守志士
二人者。姓氏無存之概。而論斷更不復贅者。續原
編則依原編爲例。兼論斷俱在傳中。如原編也。

一少墟原編無聖人賢儒之目。而是編則加此品目
者。緣原編以橫渠爲始。雖與後此元明諸儒分量
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要之品格相近。是編則溯源
六聖。首列編端。若使概名以關學。而品目不分。則
且使上聖與善人有恆等類。而並列。無論餘子。卽
橫渠涇野數先生。能自安於心耶。亦大覺其不倫。

不類耳。故標題有聖賢儒三等之分。

一少墟先生原編本自簡潔。而今於中間亦尚不無一二節刪之處。蓋務期真切簡當。以副先生本心。匪敢妄加裁損也。

一仲舒原非關中人。以其老關中。且葬關中也。故並列傳關中。

一續編自少墟至於今。合二代百餘年。則獨取七人。而附者亦僅寥寥數人。卽自顧且不無掛漏之慚。敢望見恕於博雅君子耶。但是心敬辭處山鄉生也。又晚。而此百年中世代既移。又傳紀缺然。今編

中所載。已是從灰裏尋綫。備極搜訪。此外搜訪所不及。則亦終聽之掛漏而無可如何耳。是惟畱心名教之大君子。援可據以見教。則心敬之慤祝也夫。



關學編目

卷一

聖人

古伏羲

新增

商泰伯仲雍

新增

商文王

新增

周武王

新增

周周公

新增

卷二

孔門四賢

周孔門秦子 原編

孔門燕子 原編

孔門石作子 原編

孔門壤駟子 原編

漢儒二人 附一人

漢江都董先生 新增

漢四知楊先生 新增 東漢摯徵士恂附

宋儒九人

宋橫渠張先生 自此至五卷俱原編

宋天祺張先生

宋進伯呂先生

宋和叔呂先生

宋與叔呂先生

宋季明蘓先生

宋巽之范先生

宋師聖侯先生

宋天水劉先生

卷三

金儒一人

金君美楊先生

元儒八人

元紫陽楊先生

元元甫楊先生

元維斗蕭先生

元寬甫同先生

元從善韓先生

元伯仁侯先生

元士安第五先生

元悅古程先生

卷四

明儒七人 附二人

明容思段先生

明默齋張先生

明小泉周先生

明大器張先生

抑之張氏銳附

明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錦附

明思菴薛先生

明平川王先生

卷五

明儒八人 附三人

明涇野呂先生

明谿田馬先生

明苑洛韓先生

明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班爵附

明斛山楊先生

明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節
正立李氏挺附

明蒙泉郭先生

明秦關王先生

卷六

明儒六人

明少墟馮先生

此下新增

明谿山張先生

淑遠周氏傳誦
子眞黨氏還醇

明湛泉張先生

澄源劉氏波明
白氏希彰

明二岑馬先生

明端節王先生

明元洲單先生

國朝儒一人

清二曲李先生

一時同志並及門諸子
附

關學編卷一 新增

豐川王心敬齋

涇水王承烈齋

聖人

伏羲

太皞伏羲氏亦云庖犧氏風姓生於成紀代燧人氏王天下有聖德孔子繫周易追述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敬按斯道彌綸天地萬物而管歸於吾身。非學道無由明行。非文字道亦無由寄託。而宇宙文字之始。則始於八卦。八卦則畫自伏羲。是則自開闢來。雖聖神代作皆有綱維世道之弘功。而伏羲其開天明道之第一人乎。其六十四卦之一奇一偶。雖謂之代天而言以垂示宇宙可也。又謂後此一切闡道之典謨訓誥經史論述皆自此推而衍之統而貫之可也。而原其所生則於我關中成紀。故今溯關學淵源斷當以伏羲爲鼻祖。

又按神明之德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精英萬物

之情。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情狀。是皆斯道之彌
綸發皇。盡宇宙不能一時一事外者。伏羲開天神智
生而於此。獨能冥會。但是欲揭此覺民。又苦言不盡
意。於是仰觀俯察遠徵近取。昭融此德。此情於心目
之間。通類此德。此情於宇宙之象。特地畫出一奇。以
象天。畫出一偶。以象地。又參天兩地。畫出三畫。以象
三才。三才立而由是相摩相盪。爲四象。爲八卦。爲六
十四卦。舉宇宙天地風雷山川水火與一切神明萬
物之德之情。胥昭揭於一奇一偶之錯綜參伍。而宇
宙萬事萬理皆於此包絡流行矣。這也是斯道合開

上天遂生此肇開文明之聖啓斯世之顓蒙論者以爲神靈淑粹之氣萃於西北乾方故開天明道之聖特於是出。嗚呼是豈無見而云然哉。然則生乎其後者。值斯道昌明之日。托神靈未竭之氣。旣聖訓之昭如日星。復賢關之闢若大路。可妄自菲薄耶。

又按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總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則知其仰觀不獨觀於天象。並象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俯察不獨觀於地法。並法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遠觀近取不獨取其文其宜其形色。並其文其宜其形色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故通曰

通德類曰類情。則是於天地物我直無處不周。而祇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由前則表裏精粗窮徹靡遺。這學力是何等精密。儼然爲聖學立道器情文兼綜條貫之宗。由後則功雖詳而有要。知雖博而反約。這學力是何等的實。又儼然爲聖學立窮大失居泛鶩無歸之鑑。然則聖學宗傳真開自伏羲。而吾夫子一生上律下襲好古敏求之心。傳俱淵源於此矣。昔子思之述祖德曰仲尼神述堯舜憲章文武。是特就道與法之隆備師承爾。要之就道源心法論脉絡。謂卽祖述伏羲可也。

又按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地法並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無不遠求博取。是於吾身以外無不明察之物矣。
而仍必近取諸身。則是直將天地萬物盡融會於吾
身。而吾身之官骸性情盡類通於天地萬物。卽此以
推。不獨後世之明物察倫崇效皐法與一切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之脉絡舉伏於此。卽一切致中和而位
天地育萬物盡性以盡人物贊化育而參天地之脉
絡亦靡弗隱伏於此而無遺。邵康節曰圖雖無文。吾
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敬亦曰吾夫子之繫伏羲也
語亦寥寥。要之盡後世千聖萬賢學術之根柢俱於

此乎範圍曲成矣。嗚呼伏羲一聖宇宙道源俱從是發。豈獨肇開關學也。然非吾夫子神明其精神命脉。亦何能於寥寥數言盡闡其畫卦立象之源流如是明切歟。然則溯道統原學宗者。當詳察潛味伏羲之精神命脉。而欲溯伏羲之精神命脉者。當反覆咀味吾夫子繫伏羲之九言。若其咀味有得。更能讀易而得諸畫前。則雖生伏羲千萬世後。正不難與伏羲晤對一堂爾。

附傳疑三聖

敬按陝西通志神農黃帝俱載關中。二聖人開物成

務通變宜民其備道豈待言。道備卽學備其學又豈待言哉。然考之輿圖神農生陳州黃帝生新鄭則通誌之載關中恐不足盡據也。且六經中不及神農學術之端卽黃帝有丹書之傳然亦不見聖經疑出後世之假借。至崆峒問道與他載黃帝之遺言遺事亦似皆老莊之徒與後世好事者僞托。自太史公已謂其文不雅馴爲縉紳先生所難言。故今不敢概錄以滋矯誣之嫌焉。

敬又按通誌倉頡長安人爲黃帝左史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

必歸六書則是倉頡亦不可謂與闕學無與矣。然按世史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由來已久。倉頡或補伏羲之未備。或易形而使愚蒙之易曉。是有之。然要之文字固不始於倉頡也。且是編皆據經記事。雖以文武周公之紀。經太史公之手筆。亦不敢信爲無訛。而必據六經孔子孟之言。按實詮次。倉頡之傳不見於經。而敢信地誌特傳耶。故亦從細註附傳疑之列云。

商

泰伯仲雍

泰伯仲雍商諸侯古公亶父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歷。季歷子昌。生而有聖德。古公愛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遂相携逃諸荊蠻。其後古公卒。歷嗣。歷卒昌嗣。而周以大興。推其淵源本泰伯仲雍相携而逃讓位季歷之故也。而當時曾無知其至德而稱述之者。至孔子乃追而贊泰伯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於仲雍則他日序列逸民。懿行有身中清廢中權之許焉。

敬按吾夫子推泰伯爲至德。據其行事論之耳。未及其心學也。然卽其如是之行而追想其心之所存。注

亦良苦矣。心良苦而其中體認之必精。踐履之必力。以求自遂其心理之安。可以言盡耶。昔吾夫子答子貢問伯夷叔齊之怨否曰。求仁而得仁。先儒謂求卽其學之致力處。得卽學之得力處。而總之依乎仁而不移於他。蓋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也。嗚呼卽是以推而夷齊之心學。可想而知。泰伯兄弟與夷齊兄弟異世同揆。卽夷齊而泰伯之心學。不可類推耶。然讓歷而歷之。得卒嗣古公者。亦惟仲雍與泰伯同此心行之故。而吾夫子則獨舉泰伯者。舉伯以例仲。其仰體父心以讓弟同。其至德自同耳。而周之家學於文。

武周公父子之前遂丕昭於至德之兄弟矣盛哉。
敬又按仲雍之德同於泰伯。是仲雍泰伯之爲兄弟。
猶之伯夷叔齊之爲兄弟也。夫夷齊兄弟同於求仁。
得仁。卽仲雍與泰伯亦同一求仁得仁而可謂至德。
又奚疑歟。足於德而寧不足於學歟。故編中泰伯仲
雍並列云。

文王

文王名昌。王季子。嗣位爲西伯。及武王得天下。追王曰
文王焉。西伯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晨至寢門外。
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

日中又如之。抵暮又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及嗣位。其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次如耕九一。仕世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藹藹如父母焉。時北海伯夸叔齊。東海太公。年皆老矣。聞其善養老。相率來歸。一日出獵。見太公釣於渭濱而異之。與之語。尤大異焉。乃載之歸。以輔政。嘗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無主矣。西伯曰。吾卽其主。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時紂日益無道。醢九侯。脯鄂侯。西

伯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拘而囚之羑里。闕天之徒百方謀所以奉紂而始釋。西伯歸而又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時虞芮之人爭界久不決。乃入周求質。及入周疆。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當是時也。密人不恭。侵阮徂共。崇侯虎助紂爲惡。日益甚。西伯乃伐密。復伐崇。作邑於豐而徙都焉。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西伯率以事紂。年九十七薨。

敬按文王一生積累之仁政武功隆且懋矣。而周公

追頌則不復侈陳。獨取其德心聖學反覆贊述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他如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凡以言乎文德之純。純於敬。而文王之敬德。則直與天合。載無二也。又如詩詠緝熙敬止。而曾子則釋其義於君臣父子交國人之間。謂是此敬止之緝熙者。乃人倫之皆得其止。而各極其至。則又以明文德之敬常明於已。

心而不周乎人倫也。蓋周公於文王父子作述間獨以此一點精心默相孚授。故其頌文王諸詩言功業者畧。而於其德心之純符契天德者。反復鄭重而極闡詳道之不一而足也。至孟子歷序存心之統。則又獨取其憂勤惕勵之心。曰視民如傷。望道未見。如見文於羨牆焉。嗚呼聖至文王時益變而處愈難。實聖至文王心益苦而學益密。吾夫子至德之贊。繼泰伯而再推文王。蓋心服之者至矣。至於序易彖易於九年羨里之中。則其素患難行乎患難。而又以開萬世著作闡道之門庭。是則自三皇五帝以來。聖人以道

法爲學脉。至文王彖易而更以文章闡性道。聖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實學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矣。關學以文王爲大宗。不猶治道以堯舜爲大宗哉。後生讀書尙論。須靜溯其心學之淵醇。始得其精神命脉。若但艷其仁政武功。曾何當於文王之真精神命脉哉。

周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次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及卽位。太公望爲師。

周公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躬。修文王之業。續太王王季之緒。逮十有三年。紂惡日甚。天變人怨。迺應天順人。率師東征。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緣途千餘里。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甲子會於牧野。紂師如林皆前。徒倒戈以北。於是誅紂。孔子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既克商。則一反紂政。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大賚於四海。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而天下之

民歸心。所重民食。喪祭而於善人是富。又監於天命之
不易。民生之難遂也。於是折節訪箕子。以相協厥居。攸
敘彝倫之道。而得箕子洪範九疇之旨。又問羣臣以藏
約行博。可爲萬世子孫恒足之道。而得師尚父對以丹
書敬勝義勝之訓。王聞之。惕若恐懼。乃爲戒書於席之
四端。及几劍之類。各有銘焉。君子以爲王心之存備見
於觸目之惕。而他日孟子所由敘幾希之統。而特揭其
不泄邇不忘遠之心法也。十有九年。年九十三崩。

敬按人知衛武公耄修不倦。行年九十而猶厯切磋
琢磨之修。歿而推爲睿聖武公。不知武王得天下於

既暮之年。其發政施仁。一以體天地祖父之心爲兢兢。而如其於箕子之訪虛心重道。丹書之奉老而益虔。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身之斯終其身敬以作所而不敢一刻逸矣。彼武公之耄修勤渠。正得諸乃祖之家法而思肖也。嗚呼性之之聖不可幾。如武王武公斯不亦不厭不倦之宗傳而中材皆可企及者哉。

敬又按人知武王之伐紂爲應天順人。不知中間窮理盡變其心精之密詣學力正有獨證者在焉。彼其於千古君臣之大義。以武王之聖自屬洞徹於心。况

文王服事有殷之積誠。又得諸家庭六七十年之親炙。一旦伐紂踰人臣之大閑。變聖父之家法。是非其見義獨明。踐道獨力也。何能如是。又何忍爲是乎。陸文安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宇宙之公義。惟武王見得明。夷齊却不見此。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武王於十三年前確守臣節。於十三年後會朝清明。這應天順人。中有多少精義入神之心。學在豈尋常拘攣之見。游移之守。所可幾歟。學者但論其行跡而不知推原其心學。聖人之真精神命脉。

涇於百世之上矣。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當文王時。旦爲子篤。仁異於羣子。後文王被拘羑里。則佐武王治其國。與散宜生之徒。經營悅紂。以還文王。及武王伐紂。則佐武王陳師牧野。旣受殷命。則佐武王反紂之虐。以施仁。逮二年。武王有疾。則怵惕惶懼。設三壇。載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於是卜三龜。習吉。則喜曰。王其無害。乃納自以爲功。冊於金縢櫃中。王翼日乃瘳。後二年。武王崩。成王幼。公則相成王治天下。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初武王之革殷也。封紂子武庚於殷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監。王歿而三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避居於東。繫易之小象三百八十四爻。東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又曰。公遜碩膚。德音不瑕。蓋素患難行乎患難。其德心德容不易其常。雖婦人女子心孚而意欽也。旣而三叔挾武庚以叛。王取管叔殺之。然亦尙未知公之本心也。及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櫃。得公自爲功代武王冊。王乃大寤。迎公歸。而武庚又糾淮夷以叛。公乃奉王東征。誅武庚滅國者五十。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蓋當是時也。向非周公。周之爲周未可知也。而周公於此數年中。其困心衡慮憂勤惕勵亦無所不用其極矣。後封於魯而公仍留以輔王薨乃隨文武葬焉。

敬按孟子序存心之統至周公則贊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周公夾輔王室之功勲古今更無與二矣。而孟子不一言。獨取其願力之精勤敏皇以概公生平者。蓋公見道分明識時達會。每期會通列聖之道法本原父兄之心傳。折衷融液一歸時中以

光昭有周之令緒故孟子論世知人而獨得其心精之注也然如逢時之變始而遭父之困厄中而佐兄於放伐晚而更遭已身之讒謗無一不覺波滔天危疑震撼彼旁觀者徒見其身處崇高顯赫之地而不知其心實蹈於履險踐蹇之途論世者徒見其制作垂世立千古文明之宗範而不知其操心危慮患深其一畧精仁熟義真精神初非紀事之書道志之詩之揄揚闡發所能盡而僅從三百八十四爻中繫象之微詞隱隱寓之也嗟乎世日降而聖人之局日處其難其心學之密詣亦遂益精而益詳厥後吾夫子

刪詩學易於文王周公淵乎異代傳心神交夢寐者
正在於此。若謂徒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盡然哉。
蓋關學自是益弘暢精密。無餘蘊。並無遺憾矣。

又按先儒曰。後世艷稱周公制作勲猷。不知皆其跡
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辭與歌咏文王諸詩。皆宣洩道
與吐露無遺。嗚呼。今易象俱在。雅頌備存。生公之後
而欲論世知人。可無尋繹其微言要旨哉。吾輩生公
之鄉。而欲尚友乎千古。亦必無誦言忘味。然後入道
有日也夫。

又按周公嘗曰。文王我師。夫周公於文王父也。而直

認爲師是則於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心傳蓋凜凜乎塵諸仰思坐待之間而未嘗一息離矣。彼昔吾夫子稱贊武周善繼善述之達孝。是特就其事親之盡倫盡制發明其孝德之達於古今耳。其實並其心德之前後續承無弗統括諸善繼善述中矣。嗚呼周之家學蓋深且長哉。後之邇宗風而景前修者無徒求諸易侯而王典章文物之美備輝煌則庶幾乎深知聖人善學聖學爾。

又按周自泰伯仲雍以至文武周公雖屬一家之祖孫父子兄弟要之所處之局各自不同而其心精密

詣則皆於斯道。昭合不忒。故敬嘗謂唐虞之際。道隆於君臣。洙泗之會。道隆於師弟。武周之間。則道隆於祖孫父子兄弟之聖。聖繼美此宇宙道德文明之三大會也。而聚於祖孫父子兄弟者。則尤萃於一家會於一堂。爲宇宙天倫之盛事。蓋雖以堯舜之聖而帝禹湯之聖而王。亦且遜其天倫之樂。而爲宇宙之僅有。嗚呼。有周一家至此。蓋盛不可及。關學至此亦真盛不可及哉。

關學編卷二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叅閱

周

孔門四賢

孔門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

一統志西安府

孔門弟子篤於守道唐

元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

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
明祀少梁寵爵。

孔門燕子

燕子名伋

家語作級

字子思秦人

一作沂陽人

孔門弟子唐元宗

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沂源侯國朝
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
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沂
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
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
而及。

孔門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一統志鞏昌府秦州

孔門弟子。

唐元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孔門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

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

秦人。

一統志西安府

孔門弟

子。唐元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
邽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
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
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子複姓。今稱壤子
誤。

漢儒

流寓一人

新增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又其爲人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初。公孫弘

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武帝晚年以仲舒對問皆有明法。乃賜仲舒第令居長安。凡朝廷建置興革多使使就問。或使廷尉張湯就家問之。年七十餘以壽終。長安賜第。子孫乃徙家茂

陵皆以學至大官。

心敬按仲舒先生原藉廣川。晚以時應帝問。就家長安卒也。遂葬京兆。今長安城中所傳下馬陵者。卽其處。其後子孫乃徙茂陵。則是仲舒老關中。卒關中。並葬關中也。故亦附載孔門四子之後云。

四知楊先生

新增

先生名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所不窮。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常客居湖城。不答州縣禮命。如是者數十年。衆人謂爲晚暮。而先生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騰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及轉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先生訝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先生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爲涿郡太守。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疏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稍開產業。先生笑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貽之。不亦厚乎。遷太常。舉薦明經士陳畱楊顯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時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先生切疏。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

來奏御。帝以示阿母。內侍等皆懷忿恚。延光二年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不從。皇后兄閭顯亦薦所親厚。復不從。寶閏等亦大恨。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內外側目。然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三年春。帝東巡岱宗。中常侍樊豐等前以奉使爲阿母修第。曾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第宅。先生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帝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先生有詔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酖而卒。順帝卽位。豐等誅死。先

先門人詣闕追訟朝廷咸稱其忠乃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柩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海內學者稱四知先生。

敬按自先生後歷秉歷賜歷彪爲三公者凡四世論者皆以累葉載德繼踵三公爲先生積善之餘慶是固然矣而君子則謂此四知心印是乃於大學之誠意毋欺中庸之不愧屋漏孟子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真積力行蚤已携宋明數大儒誠明致良知之脉絡而開其緒矣况關西夫子之名當時固已羣稱乎。

是則關學一脉。自周而後橫渠以前不屬之先生而
誰屬。彼昔之議祀孔廟者。曾及扶風馬季常融而不
及先生。是獨以其有註經之功耳。今試問季常之立
身行已。視先生何如。且問以身體經與徒明經以語
言文字者。其虛實誠僞優劣高下爲何如。孔孟而在
果孰去而孰取耶。嗚呼。吾夫子昔之論士曰。行已有
恥。論猶曰有所不爲。論仁曰剛毅木訥爲近。而曾子
亦謂士之弘毅者。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如先生之爲
人。可不謂有恥不爲而近仁之剛毅耶。

附拾遺一人

東漢學恂字季直京兆人好學善文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之陰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學恂奇其才以女妻之

烈按融字季常扶風茂陵人也美辭貌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嘗至千數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至所作忠經擬孝經尤爲朱子所取特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爲正直所羞旣配享孔廟復經罷斥蓋其早惜無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學無本原史譏其識鮮正欲者信矣故余訂豐川先生關學續編收恂而附

論融於其後云。

宋儒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於道。已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

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卽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
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
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
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
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於縣庭。
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
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
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喻。使往告其里閭。闔有民

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
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
與聞俗用翕然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
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
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道
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
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
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
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
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

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旣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禮爲的以孔孟爲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愚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爲薄俗倡葦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

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自倣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爲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帥呂公著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徂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

其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於進取。乞加
贈卹。詔賜館職及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
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卽未喻安行
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
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
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
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
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
輒蠶蠟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爲急。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雖欲。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與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爲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爲也。程伯淳聞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

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
吾爲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
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
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寘在左右。曰訂頑曰砭
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憫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
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
銘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
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
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顓明。理宗淳祐

初謚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戡。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爲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喻以爲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爲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

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鬪訟寇盜倍徙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爲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

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誣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戢之狂直。宜爲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

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

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
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
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
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
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
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
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篤行不苟。爲
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
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
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

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收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

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

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謂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第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

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叅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等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廊延

轉運司檄爲從事。旣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先生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請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爲同年友。

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蔽於習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爲宗範居父喪衰麻斂奠比虞祔一襲之於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兄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

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進德修業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

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得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鄉約今爲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撝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

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
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
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
先生學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
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張先生游。橫渠
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
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
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
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蠱賊志以爲帥氣
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俟勝私窒慾昔焉
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其
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孰曰天下
不歸吾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
何人哉晞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
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堯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
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
人曰吾得顏淵爲婿矣而其學尤嚴於吾儒異端之辨
富文忠公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

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
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
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
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旋聖人爲未盡善。輕
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
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
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
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彌謝之。正公嘗曰。與叔
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
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

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考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於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季明蘓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於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

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蘓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旣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然。惇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惇言爲然。先是橫渠正

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
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
論。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轉運副
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爲涇陽令。以
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
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
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

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

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臨今

洮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

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

熙河有腰脰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

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仕終戶部侍

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

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

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

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

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
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
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
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望而
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
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
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
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
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
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

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嘗訪周

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爲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畧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貼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

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爲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卽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之二終